

# 我们的节日·端午

## 粽香

□涂国芳

雨时节采摘最为合适,此时的叶片不嫩不老,柔韧适中。晒干后置于通风处保存,清香久久萦绕。

包粽子还要准备粽筋。山里人不用纱线、丝线,而是将棕树叶撕成细条来使用。棕树叶干细、长得高大,攀爬棕树采摘叶片是个技术活,一般都由家里成年男子来做。父亲对此驾轻就熟,他找来两米左右长的绳索,把两端牢牢系紧,做成绳圈套在脚后跟。爬树时,双手抱紧上方树干,脚下的绳圈也牢牢扣住下方树干,身子一耸一耸稳步向上,动作又安全又利索。他看准树梢最柔韧的第三层棕叶,抬手砍下,毫不费力。

端午节前,家家户户的妇人都忙碌起来。我的母亲亦是忙得不可开交,左邻右舍的姑娘、媳妇都围过来,拜她为师,学习包粽子的手艺。母亲一边手把手指点,一边招呼大家一起动手:先把各家带来的箬叶、粽筋放进大锅里煮上几分钟,捞出来后悬挂起来;再把备好的碱水,淋在早已淘洗干净后的糯米。一切准备妥当,众人说说笑笑、热热闹闹,一边听讲一边动

手实操,小小的院落顿时像热闹的集市。我那时八九岁,总像小尾巴似的跟在众人身后,嘴里甜甜地唤着姑姑、嫂嫂。母亲安排大家各司其职,她们便支使我跑前跑后拿取佐料,我懵懵懂懂地来回奔走,心里满是欢喜。

帮邻里包完粽子,我家的粽子率先下锅烹煮。趁着空当,母亲又教大家包各式各样的粽子:圆滚滚的团粽、棱角分明的六角粽与八角粽,还有小巧的羊角粽、造型敦实的牛角粽,以及祈福用的粗糠粽。团粽讲究手法,要凭着技巧用粽筋扎成圆球形;六角粽、八角粽,重在折出棱角;羊角粽比牛角粽小巧许多,只需选好大小合适的箬叶,至于其中包扎的门道,我年幼不解,如今也难以细说。而粗糠粽,便是用箬叶包裹粗糠,挂在桃树、李树、柑橘树、香蕉树上,祈求瓜果满枝、五谷丰登。

粽子熟透后,大家先尝鲜品味,随后各自拎着自己的粽子,心满意足地辞别回家。

每年端午吃完糯米粽,母亲总会将



(CFP图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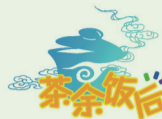
一枚小巧的香囊系在我的贴身衣物上,再把几个精致的小糯米粽挂在我的胸前。老人们都说,香囊与小粽能驱邪祛病,护佑人平安康健。我虽不知是否真有奇效,却明白这是母亲满满的心意,每首都乖乖依从。

如今我也上了年纪,儿孙绕膝。历经无数个端午节,也吃过各式各样的粽子,心底惦念的,始终是妈妈亲手包的色香味俱全的端午粽。

### 碎碎念

## 每日佳句

愿你像龙舟一样,有乘风破浪的勇气,也有靠岸休息的智慧。



## 名家笔下的端午

●河中龙船形又长又狭,两头高高翘起,船身绘朱红长线。桨手随鼓声节拍齐划,两船争先时鼓声如雷,两岸人声呐喊,十分热闹。

——沈从文《边城》

●我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。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,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,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清凉的清香。

——苏童《祖母的季节》

●我的母亲呢,忙于“打蚊烟”和捉蜘蛛: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,放在火炉里,教它发出香气,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。

——丰子恺《端午忆旧》

## 麻辣烫

## 老婆删了我

□涂启智

尴尬来得太突然。我拿起手机,打开聊天软件,给老婆发信息,对话框赫然弹出红色惊叹号。下面呈现“某某开启了朋友验证,你还不是他(她)朋友……”天哪,老婆竟然将我删除了。

老婆是在去旅游之前删掉好友的。此前,老婆和我商定去旅游。小区里还有另外四对夫妇相约同住。

我们紧锣密鼓开始筹备。老婆几乎每天都在网购,防晒衣、冲锋衣、太阳镜、洞洞鞋等物品,纷至沓来。但凡样式、颜色或是舒适度不如意,不由分说立马退换。我的太阳镜第三次换货,她仍觉不合适。老婆叫我去眼镜店看看,我用了两个多小时,逛了三家眼镜店,终于挑到一副称心如意的墨镜。这样来去半个月,该准备的都准备妥当,往返机票均以优惠价位订好。万事俱备,只等出发。

那个星期天,我照常去相邻小区打乒乓球。那里,有我熟悉的一帮球友。周末约球,已经成为球友们的惯例。球场上,我纵横驰骋,为救每一个球全力以赴。

打完球回家,感觉左边大腿内侧肌肉发紧,隐隐作痛。我并未在意。运动受伤本就常见,就算专业运动员也难以避免。第二天,轻微的痛感消失,我便没再放在心上,依旧每天步行一万步。第四天早上,下起大雨,我乘坐公交车上班。下了公交车,还要步行五六百米才能到单位。走着走着,左大腿内侧开始疼痛,且痛感不断加剧,但我还是坚持前行。最后几十米只能硬撑着一步一挪,右腿向前迈进一步,带动左腿慢慢挪动,终于走进办公室,心想,休息一会儿就会好转。然而,大腿愈发酸胀难受,即便坐在椅子上,也疼痛难忍,起身更是痛上加痛。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,我始终坐着没动,午饭请同事帮忙从食堂打包。

我一瘸一拐走下楼,同事骑电动车将我送到附近医院。

此时,离出发去旅游还有九天。拍片结果显示:大腿肌肉拉伤。医生说,做几次理疗,休息几天,应该就没事了。

连续三天理疗后,拉伤部位轻松了不少,我心里万分庆幸。可就在当天,我真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疼,毫无顾忌地弯腰搬重物,导致腿部再次拉伤。我瘫坐在家中沙发上,痛感和两天前在办公室时如出一辙,接连疼了五六个小时,只得再次前往医院。

这次又做了一个星期理疗。休养期间,除了吃饭、上厕所这些必要走动,我基本在静养。

关键时候掉链子。唉,我的旅程安排啊!老婆思量再三,决定跟着邻居们按原计划出行,她已经盼了好多年了。

临出发前,她一时气恼,从好友列表中删掉了我。本就身体受伤、期盼已久的旅行泡汤,我心里已然烦闷,又被老婆删除微信,心情更是雪上加霜。

结伴出游的众人在朋友圈里频繁晒美图,有的还身着情侣装秀恩爱,我忽然理解了老婆为啥气恼。“爱之深,恨之切”,她原本也为我们准备了情侣装,说好要一同游览雪山环绕的空中草原、湛蓝无瑕的赛里木湖,一同欣赏西域的日出日落……可如今,她身在远方,我在家养伤。

回想当初,若是我能多留心,打球不那么拼命,甚至出发前暂停运动,这场旅行也就不会落空。

生活难免遇上尴尬与不顺,倘若一味抱怨纠结,心中的烦闷只会层层叠加。不妨学着换位思考,审视自身,在自省中化解心结,也让彼此多一分理解与包容。

## 粗犷古朴“拍胸舞”

□苏俊埔

手拍腿……他们动作划一,每一下都发出“啪啪”的声响。他们昂着头晃动着,满脸的怡然自得,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。

音乐渐渐地高昂激越起来,他们时而抬腿跳跃,时而踮脚踢腿,双脚反复顿地,双手使劲将胸、肋、大腿拍得通红,豪迈而又矫健有力。

音乐渐渐地舒缓和畅了,他们时而抚胸翻掌,时而扭腰摆臀,动作圆柔诙谐,妙趣横生。

围观的人往往挤得水泄不通。大家受其感染,脸上洋溢着笑容,有的身子也不禁晃动起来。

泉州梨园戏《李亚仙》也有一段“拍胸舞”。郑元和上京赴试,半路遇上歌伎李亚仙,把盘缠三千两金都花光了,只能做“乞

食”(闽南语乞丐的意思),和同伴跳拍胸舞沿街讨食。南音《三千两金》就是他乞讨时叙说自己身世的曲子。后来李亚仙知道了,拿出积蓄送他上京考试,中了状元,两人团圆。有意思的是在闽剧《李亚仙》中,郑元和乞讨时跳的不是拍胸舞,而是福州的“打钱串”,戏剧吸收了民间舞蹈,观众喜闻乐见。

小时候听老一辈说,旧时见过“乞食”三五成群在商家或大厝门前,跳“拍胸舞”讨食。这情景我没看过,但过去看到办丧事的人家,雇人跳拍胸舞烘托气氛。

有人说,拍胸舞原本就是乞丐舞。但只要稍加注意,就会发现,跳拍胸舞的舞者头上草圈前端一截草绳里加了铁丝,如蛇头一般翘起,顶端露出一小截红布条,

就像蛇在吐信。“闽人,蛇种。”(许慎《说文解字》)蛇是古闽越族的图腾崇拜物,因此有人考证拍胸舞来源于古闽越图腾祭祀舞蹈,也是很有可能的。试想,或许是某个皓月当空的夜晚。黑黝黝的高山前,祭坛上树立着人头蛇身像,四周树影幢幢,空地上燃起了熊熊篝火。一群古代先民满怀热忱地围着篝火,尽情地跳起舞来。当时没有什么乐器,他们击打着赤裸的胸部、大腿,伴随“噼啪啪”有节奏的声响,舞蹈动作整齐划一,尽显奔放热烈。

如今,民俗活动中,常能看到拍胸舞。憨态可掬的汉子们,他们跳舞时,没有一丝蒙昧先民的怯懦敬畏、落魄生灵的自怨自艾,燃起了熊熊篝火。一群古代先民满怀热忱地围着篝火,尽情地跳起舞来。当时没有什么乐器,他们击打着赤裸的胸部、大腿,伴随“噼啪啪”有节奏的声响,舞蹈动作整齐划一,尽显奔放热烈。

## 天漏何须补

□张明俊

内里松软绵密,鲜香十足,是刻在乡人骨子里的故土滋味。

此番回乡小住,漫步老街巷陌,衣衫衣角总沾着淡淡潮气。老友飞昌见我这般模样,笑语闲谈,直言要亲手煎制麦饅“补天”。入夜时分,他备好一席家常宴席,满桌烟火温情,尽是故人心意。一盅文火慢炖的老番鸭汤,汤汁醇厚温润,最适合温补身心;一盘亲手煎制的地道麦饅,循着民俗古意,盛满真挚情谊,愿以此味为风雨中的故人祈福,祈一世安然顺遂。

三五知己围坐灯火之下,暖意融融,闲话俗世日常,浅酌薄酒,细品烟火人间万般风味。往昔岁月清苦,这股质朴鲜香的家常滋味,便是最珍贵的佳肴。一口入喉,鲜香萦绕唇齿间,纵使世外清雅仙人尝过,也定会为之倾心流连。

思绪悠悠飘远,不由得想起千古文豪苏轼。他一生仕途坎坷跌宕,半生漂泊辗转四方,落笔写下无数流传千古的诗词佳作,最是通晓人间百味,寻常粗茶淡饭,经他提笔描摹,染上清雅诗意,岁岁流传。只是翻阅东坡流传世间的饮食文稿,却从未见过麦饅这道寓意“补天”的

乡土吃食。

苏轼一生屡遭贬谪,饱尝世间风雨起落,看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,却始终不肯曲意逢迎,不愿随波逐流修补人生路上的风雨缺憾。他始终坚守澄澈本心,随遇而安,以一身坦荡豁达,笑看尘世浮沉聚散。

一蓑烟雨任平生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半生历经风雨,半生坐卧从容,苏东坡饱尝人生逆境风霜,阅尽世间万般坎坷,始终将人生风雨视作寻常境遇。他敬畏天地风雨,坦然直面人生磨难,不惧世事困顿,不抱怨境遇不公,常怀从容淡然之心,坚守初心不改,将文人宠辱不惊、淡泊安然的骨骨,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看淡风雨浮沉的处世心境,亦为俗世之中奔波前行的世人,点亮一盏前行明灯。风雨本就是人生常态,漫漫人生路,起落悲欢皆是注定,不必心生惶恐,不必深陷迷茫困顿。纵使身陷人生烟雨迷途,依旧要守住心底闲情雅致,闲时饮酒赋诗,闲游历山河,相聚知己好友,在寻常岁月里寻几许诗意,在平淡中觅满心欢喜。

## 丁斑鱼

□郑梦如

进东西,它们常一蹿而上,一口吞食。它们不爱吃水草、米饭,我曾几次拿饭粒丢进钵里,它们连看也不看一眼。我故意三天不喂食,到第四天,把饭粒放进去,它们终于动了,咬住饭粒嚼一嚼,吐了出来;游走一圈,寻一小块吞进去,又吐出来,最后才勉强吃下一点点……它们爱吃蚊子、苍蝇。一次一只蚊子飞进钵内水面,丁斑鱼一蹿咬住吞入腹中。我用苍蝇拍打落苍蝇丢进钵里,丁斑鱼猛地跃出水面吞食。我觉得有趣,拿一粒沙子丢进去,丁斑鱼见了一跃而上,很快又把沙子吐了出来。我再丢几次沙子,丁斑鱼却纹丝不动,大概是吸取了受骗的教训吧。神奇的是,每当我靠近钵,丁斑鱼就修地聚集过来,浮在水面,翕动嘴巴,焦急地等待投食。

一次,我抓到两只泥鳅放进钵里,想让

它们和小鱼搭伙做朋友。没想到丁斑鱼立刻追了上去,有的撞身,有的啄头,有的咬尾巴,吓得泥鳅上蹿下跳,无路可逃。眼看泥鳅不是丁斑鱼对手,我赶紧把泥鳅捞了出来。

不久,我从溪里又抓到两只丁斑鱼,顺手放进钵。没想到它们兵戎相见,“原住民”一跃而上,穷追不舍;“新住民”落荒而逃,其中一只走投无路,竟直接跳出钵……我赶快把另一只“新住民”捞出来,安置在一个罐头玻璃瓶里,钵里的“原住民”这才偃旗息鼓,恢复了相安无事的状态。我去问父亲,父亲说,丁斑鱼虽喜群居,却各有自己的领地,容不得外来同类闯入。

丁斑鱼给我带来很多快乐。班上一位同学见我养了丁斑鱼,向我讨要,愿意借十本小人书给我看。我大喜过望,和他做好了

几笔这样的“交易”。其他同学知道后,也纷纷来找我交换。送出了斑鱼便能借来小人书,那段日子,我得以免费看遍各类小人书。后来班主任生病了,母亲让我带两只斑鱼前去探望,老师高兴地说:“看着这四处游动、充满活力丁斑鱼,我的病都好了一半了……”

放假假,我和哥哥回祖家,忘了嘱咐爸妈帮忙喂食丁斑鱼。半个多月后回家,没想到它们依然活得好好的。

爸爸说,丁斑鱼生性勇敢、气力十足且意志顽强,在水里从不怕体型比它大几倍的鱼虾,一旦受到侵扰,便会上前撕咬,直至取胜。它的生命力极强,即便饿上数月,也不容易死去。

丁斑鱼,我童年的宠物,为我带来了数不尽的知识与欢乐。



每逢端午,街巷飘散着粽子香,香得沁人心脾,香得令人充满遐想,也让我想起了妈妈包的粽子那地道的古早味。

妈妈包的端午粽样式繁多,有肉粽、绿豆粽、笋丝粽、香菇粽,可最让我念念不忘的,还是纯糯米粽,尤其是风味独特的碱水糯米粽。

妈妈制取碱水,用了山村流传已久的传统做法。先挑选干净新鲜、经烈日充分暴晒的糯稻草,放入大陶缸烧成草灰,再用布袋装好草灰放回缸中,舀入温水浸泡三五个小时,缸里的清水就成了天然碱水。用碱水浸泡后的糯米,色泽莹润如碧玉,格外好看。

妈妈包粽子用的是箬竹叶。箬竹和高大的麻竹不同,多生长在阴凉的山腰处,枝干细长高挑,每株竹梢最上端的三层箬叶品质最佳。箬叶一般选在清明、谷



## 市井风

端午节看拍胸舞,那场面煞是热闹,让人难忘。

“‘拍胸的’来啦!”孩童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。

十几位精壮汉子列队走来。他们一律赤足,穿着黑色宽筒裤,上身赤裸,头戴红布条与稻草混合编织成的草圈。他们脸红红的,喝着雄黄酒。

领头的汉子一声呼喝:“兄弟人啊,拍起来噢……”

“好啊。”大家齐声附和。紧随其后的南音乐队奏起了南曲《三千两金》。舞者在乐曲的伴奏下如痴似狂地跳起了粗犷古朴的舞蹈。

他们如扎马步一般半蹲,随着节奏跳动着,双手击掌,左右拍胸,双肘击肋,双

## 新世说

稚童不解龙舟雨,笑指仙庭倾浴盆。方才晴空朗朗,暑气漫溢,转瞬之间浓云翻涌,沉云低压满城,倾盆大雨便洋洋洒洒洒落遍凡尘。如今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异常已然显现,夏日热浪早早奔赴人间,而独属端午时节的龙舟雨,向来来来去匆匆,任性恣意。

自古苍生依天而生,顺时耕作,循季度度。纵然阴雨连绵不休,人间世事阴晴难定,世人也极少怨怼天地万物。人与天地朝夕相伴,向来深谙顺应四时节律,常怀敬畏之心,静看风云流转。

身在闽南故土,每逢龙舟雨缠绵淅沥,家家户户都会烹制一道传承久远的民俗风味——麦饅。以细腻麦粉为主料,拌入软糯剩饭,添上香脆花生与鲜嫩青葱,再淋入醇香蛋液充分调和,置于文火之上细细煎煎,煎至外皮微黄焦脆,



## 萌宠记

前几天到朋友家,看见阳台里养着一缸丁斑鱼,问起鱼的来历,他说网上买的,也叫斗鱼、菩萨鱼。我说闽南人叫它丁斑鱼,小时候抓过养过,还有许许多多趣事!

那时每到假日,我常到古街郊外的野地里捡柴火、挖稻穗、挖野菜、钓青蛙,在小溪沟窟抓鱼捞虾。一天我和哥哥拿竹筐在沟渠里滤鱼虾,滤到几只活蹦乱跳的小鱼——身长不足两寸,全身披着五彩的花纹。把它们放进水桶里,只见那长长的半透明红尾轻轻摆动,宛如天上仙女轻轻挥动的舞衣。实在太漂亮了!我说是“查某鱼”?哥哥说不是,叫丁斑鱼,不能吃,是养着欣赏的。我说那就把它养起来。

可是家里没有鱼缸,哥哥就说养在腌菜的陶钵里。丁斑鱼平时一动不动地蹲在水底,圆鼓鼓的眼睛注视着水面,如果谁扔